

詩

毛

氏

學

詩毛氏學十一

國風十一

秦

左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

之子佐禹治水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

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

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

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

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

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

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

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

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

徙於雍云○孔曰鄭語嬴伯翳之後地理志嬴伯

益之後翳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平王賜

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顧棟高曰秦

今甘肅秦州清水縣雍今鳳翔府治

車隣美秦仲也秦仲始大句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

焉孔曰駟驥序始命謂始命為諸侯此始大謂國士始大也車馬禮樂多少有度○顧鎮曰附庸雖未

爵命而自君其國則車馬禮樂侍御所宜有也而秦僻在西陲因仍舊俗至仲入仕王朝初備其制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德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衆車聲也釋文又作隣廣雅隣隣聲也白顛的顛也釋畜的顛白顛

舍人注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寺人內小臣也鄭曰欲見國君者必

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胡曰內小臣猶言內豎耳不必以周禮官名相例昭二十五

年傳魯公果公使寺人僚相告公足為寺人傳言之證齊崔杼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是大夫得有寺

人也釋文寺或作侍自由近侍通稱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臺田結反

興也和按傳於此章言興則別首章為賦可知阪者曰阪釋地文○說下

溼曰隰釋地文○鄭曰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又見其禮樂焉鄭曰

秦仲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胡曰燕禮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此並坐猶云皆坐

臺老也釋言八十曰臺陳曰八當作七曲禮七十曰臺逝讀如日月逝矣之逝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亡

簧笙也陳曰燕禮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三終也笙入立於縣中奏

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三終也上章寺人之令言見其侍御之好鼓瑟則又見其升歌矣鼓簧則又見其

笙入亡喪棄也沈守正曰未見而待衛之森嚴既見矣而略其名分與國中雄桀之士慨慷
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之意也讀車鄰秦之規模定矣

車鄰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句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

焉鄭曰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驥驪孔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阜大也陳曰周禮度戎事乘驪言其色黑如驥人以阜馬鄭

注阜盛壯也大亦盛壯之意○鄭曰四馬六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能以道媚於上

下者孔曰媚訓愛也卷阿云媚於天子冬獵曰狩釋

文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拔則獲

時是釋詁辰時也孔曰釋訓不辰不冬獻狼夏獻麋

春秋獻鹿豕羣獸周禮文○鄭曰奉是時牡大拔矢末

也鄭曰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拔則獲

首拔為末陳曰此鄭司農周禮注所謂五馭逐禽

左也賈疏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

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懸而射

遊於北園四馬既閑音轡音車鸞鑣彼驕載獫力駿許

反驕

閑習也釋詁文○陳曰無逸云于遊于田渾言之遊

輶輕也

釋言文○說文引詩云輶車也○陳曰鸞當作鑿鑿在鑿故曰鑿鑿○獫狁驕說

引詩作

田犬也

孔曰說獵事故知非守犬

長喙獫短喙歇驕

釋音○

張栻曰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於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

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駟職三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

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鄭曰矜夸

大也作者敘外內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秦本紀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七年

西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而襄公將兵救周甚力有功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

小戎伐

讀

收五檠

音木

梁輶游環脅驅

音邱

陰鞫

音胤

盞沃

續文茵音暢穀音谷駕我騏音其驥音驥之樹言念君子温其如

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小戎兵車也范處義曰大車平地任載之伐淺釋言

收軫也陳曰軫後軫也四面束輿之木謂之軫詩謂

之版納於輿下者不可得而見一面無版為人上車

之處所可見者唯此後軫而已說文軫車後橫木也

指可見之軫而言五五束也孔曰以皮革檠歷錄也

說文檠車歷錄束文也梁駟駟上句衡也孔曰駟者轅也衡者

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一駟五束

東有歷錄孔曰謂所束之處因游環斬環也陳曰設

馬背上謂之游環左傳如駟之有斬說文斬當膺也

之靳環游環就服馬得義
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

以禁其出○陳曰驂馬不得外出
脅驅慎駕具所以

止入也鄭曰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
陳曰服馬之脅為駕具吃緊之處驂馬之內

轡倚著於服馬之外脅則服馬駕具
亦得慎重而驂馬亦不得退入於後陰掩軌音範也

掩軌在軌前垂軌上○陳曰軌軌前
也軌前之版掩於軌上是謂之掩軌

引軸也○陳曰軸在輿下者謂之橫任
橫任在陰版之後橫任兩頭有鞞故左傳稱兩鞞

白金也廣雅白銅謂之塗續續鞞也
○陳曰白金飾續鞞之環

環所以系鞞是文茵虎皮也
日續設於軸上范處義曰以虎皮為車中之褥有文之可觀

暢轂長轂也左傳長轂九百杜注長轂為戎車○廣雅暢長也
騏綦文也孔

色之青黑者名為綦左足白曰鼻釋畜馬後左足白鼻○西戎

板屋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故

秦詩曰在其板屋○鄭曰心曲心之委曲也憂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音留是中駟反古花驪是驂龍盾

順允反之合釜以饋反古穴納音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

為期胡然我念之

黃馬黑喙曰駟釋畜黑喙駟○鄭曰赤身黑鬣曰駟

字疑傳文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曰畫龍

載之以軼驂內轡也鄭曰釜以饋納軼之饋以白金

者所以貫驂內轡之環也說文饋環之有舌者或作

鑄軼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釜以饋納鄭許皆足

申明在敵邑也陳曰敵謂西戎○朱曰將以何時

傳義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伐駟孔羣音求矛鏿罇音敦蒙伐有苑音蘊虎韞音勅亮鏿音魯

反鷹於澄反交韞二弓竹閉緼古本反滕直登反言念君子載

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陳乙反德音

伐駟四介馬也鄭曰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孔甚也釋言文○孔曰淺薄

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去三隅矛也孔曰刃罇罇也說文罇矛戟秘下銅

罇也孔曰曲禮進弋者前其罇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鐵是矛之下端當有鐵也彼注銳底曰罇平底

曰鐵○馬曰對蒙討羽也陳曰蒙覆也討治也謂治文異散文通羽而覆於中干之上是曰

蒙伐中干也釋文伐又作厭○孔曰櫓是大盾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陳曰說文戣

盾也干苑文貌陳曰謂羽飾虎虎皮也韞弓室也孔曰其與戣同弓則有

之虎皮鷹馬帶也鄭曰鏿鷹有刻金飾也○陳曰馬帶以革為之著於匈前故曰鷹革有金

飾故曰交韉交二弓於韉中也孔曰謂顛倒安置之閉繼閉馬曰

通作韉又作秘鄭注周禮引詩作韉云繼弓韉也注

儀禮引詩作秘云秘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

傷也以竹為之詩作閉者音同假借繼通繼荀子注云繼者繫也所以正弓弩之器也緹繩胡

亦謂之滕者厭厭安靜也釋訓安安也○陳曰三家秩

秩有知也釋訓知也○鄭曰此既閱其君子寢起之

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

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

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

於赴敵而無所怨矣嚴曰小戎詩鋪陳兵車器械

小戎三章章十句

朱曰賦也

蒹反古恬葭加音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

焉鄭曰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章炳麟曰傳言逆禮者蓋指襄公作西時祠白帝之類商君傳言始秦雜戎翟之俗父子同室亦秦初無

禮之徵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蘇路逝反洄音

從之道阻且長逝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興也蒹葭釋草文郭注似葭蘆也蒼蒼釋草盛也廣雅

也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待禮然後興陳漢

章曰坤初六履霜鄭讀履為禮正本詩傳傳伊維也

又本易○昶按禮取嚴肅之義故以霜喻伊維也陳曰伊維一聲之轉伊人即維人維是也猶言一方是人也箋云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此箋申傳

難至矣

鄭曰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和按淮南注方州地也在

水一方

猶言在一方州

逆流而上曰遡洄

釋水

逆禮

則莫能以至也

和按經之逆流順流但主周秦地勢言傳以正意釋之所謂逆順者用禮

不用禮之分耳本雅訓釋經文本序說釋經言外之意

順流而涉曰遡游

釋水

作順禮求濟道來迎之

鄭曰宛坐見貌○和按在水中央言道雖遠一水可達也

能用周禮則賢人可致道來迎之謂得其道路而來迎之自易見也孟子曰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

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即此詩之旨

蒹葭淒淒

七奚反

白露未晞

音希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

從之道阻且躋

子西反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直戶反

淒淒猶蒼蒼也

陳曰淒讀為萋故曰猶蒼蒼

晞乾也

鄭曰未晞

湄

水隄也胡曰說文隄崖也崖高邊也下文躋升也釋

文坻小渚也說文同○陳曰爾雅小州曰渚小渚曰

之稱不復區別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音遡洄從之

道阻且右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猶淒淒也浮游傳采采衆多也未已猶未止也涘說文

也右出其右也鄭曰右者言其迂回也○胡曰右逆

禮交相左喪小渚曰沚馬曰釋名水出其右曰沚邱

禮交相右逆流則隨水出其右而難至順流則由右而左至其

沚也○錢澄之曰秦地諸水皆發源隴外以達豐鎬故由岐而西為逆流由岐而東為順流遡洄從之則

秦都是也悲法令之慘礪畏行路之艱難遡游從之

則豐鎬舊都焉先王之遺澤未泯猶宛在其地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

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史記平王曰戎無道奪我岐

地○陳曰周地岐以西之地鄭語云平王之末秦取周土

終南何有音有條有梅謨丕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渠之反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輿也終南周之各山中南也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朱右曾曰

左傳中南天下之險也地理志右扶風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長安志終南橫巨關中南面

西起秦隴東徹藍田相距八百里案襄公居汧在今隴州終南首起於此故以託興班志言在武功者指

其主山也武條釋木栢山榎陸梅枿也釋木文樊

功在郿縣東條釋木栢山榎陸梅枿也釋木文樊

豫樟無子宜以戒不宜也鄭曰名山高大宜有顯服○胡曰此

等傳文皆為序而發蓋頌美之中寓有規戒之意○

視按平王之命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今既受顯

服矣宜立功勳以稱其服乃終襄之世錦衣采色也

不能有岐豐所謂戒不宜者意正在此錦衣采色也

孔曰錦者雜采為文故曰采衣○視狐裘朝廷之服

按采色釋錦字不曰采色衣者省文○視狐裘朝廷之服

鄭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

以裼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其

君也哉儀貌尊嚴也○胡曰傳謂錦衣加於狐裘之

上即是在朝禮服箋引玉藻錦衣以裼之者錦衣即

是裼衣其上更無他服○韓詩外傳云故君子容色

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為人君詩曰顏如

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

考不忘

紀基也

孔曰謂山基也集注本作記

堂畢道平如堂也

鄭曰畢也亦高

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

○段曰箋畢也當作基也○焦循曰爾雅畢堂牆謂

畢為堂之牆牆為畢中間之道兩畔崖高如牆黑與

毛據其平處解經之堂箋用爾雅解畢互相發

青謂之黻

考工記文○胡曰爾雅黻彰也又云

衰黻也黻衣繡裳猶九罭言衰衣繡裳五

色備謂之繡

考工記文○胡曰爾雅繡黻彰也又云

佩玉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至於

壽考而民不忘也○胡曰中論云黻衣繡裳君子之

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此足證序受顯服而大

夫美之說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
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昶
按葬用人殉秦行之已久國俗遂以從死為義至穆
公之卒感激自殺者尤多匡衡云秦穆好信士多從
死蓋紀實也穆公之賢不能革除陋
俗在三良為難能在穆公則可譏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之瑞反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小貌桑扈傳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

命終亦得其所陳曰見三良不得壽子車氏左傳作子輿

奄息名鄭曰言誰從乃特百夫之德陳曰特匹也言奄息之德乃足

匹百惴惴懼也釋訓文○鄭曰秦人哀傷此奄息之德夫耳夫耳惴惴懼也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為之悼慄殲盡

釋詁 良善也鄭曰言彼蒼者天愬之○嚴曰若可以

文人不如一賢也陳曰左傳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

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防比也陳曰仲字也行名也若鄭之祭仲足祭氏仲

方是也○馬曰箋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正是申明傳義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鄭曰禦當也○朱曰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
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
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
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嗚乎俗之
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
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志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歛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

興也歛疾飛貌陳曰疾晨風鷓也釋鳥文郭曰鷓屬

鬱積也說文木北林林名也孔曰據作者所先君招

言一一

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鄭曰先君謂穆公

思望之心中欽欽然釋訓欽欽憂也○嚴曰此蓋舊臣廢棄拳拳之忠日望君之召

己故言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姚永樸曰今則忘曰君子指君車麟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是也

之矣嚴曰言不復得見也○陳曰如猶奈也今謂康公也文十三年傳繞朝贈士會以策曰子無謂

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此即康公忘棄舊臣之事○飛按先君招致賢人忘賢即是忘先君故曰忘我實

多序所謂棄其賢臣忘穆公之業也

山有苞欒離灼反隰有六駘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欒木也釋木欒其實採孫炎曰欒實椽也有採駘如

馬倨牙食虎豹釋畜文○陸璣曰駘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駘犖遙視似駘馬故謂之駘

馬○昶按崔豹古今注云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
癩駁名六駁木其名取形似故毛本雅訓釋駁字至
六駁之爲木尋上下文義自可得之不煩更釋南有
嘉魚罩罩汕汕皆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
故釋罩罩爲籩釋汕
汕爲櫟與此同例

山有苞棣

音悌

隰有樹檉

音遂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

陳曰唐棣謂之核檉赤羅也

釋木作檉蘿郭注今楊檉也實

似梨而小酢可食○說文引詩作棣云羅也○范處義曰此詩乃穆公舊臣謂穆公待賢之禮厚而康公棄其賢臣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

民同欲焉

孔曰康公以文十七年立十八年卒文十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

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是其好攻戰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蒲浮反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

仇

興也

胡曰以同袍興同仇耳

袍襴也

釋言文○孔曰玉藻云續為繭緼為袍鄭注衣有著

之異名也緼謂今續及舊絮也然則純用新棉為繭雜用舊絮名袍○陳曰傳以袍為繭則可該緼也宣

十二年傳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續杜注續綿也言說以忘寒與詩意正合上與

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

和按此言今百姓寒慄不樂用兵者豈無衣然

哉以上不與民同欲春秋無義戰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如自天子出則皆願同仇矣王于興師于猶於是

也樂致其死即釋同仇之義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戈六尺有六寸鄭注秘猶柄也

矛長二丈考工記曾矛常有四尺注此兵車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天下有道則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文○王肅曰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蘇曰

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仇匹也釋詁文○胡曰同仇謂聯為軍伍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達各反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訖約反與

子偕作

澤潤澤也鄭曰澤褻衣近污垢○胡曰傳本以澤為衣名其曰潤澤者猶釋名云汗衣詩謂之

澤受汗澤也傳文簡質箋申之作起也鄭曰戟車戟常也○孔曰車戟常考工記文常長丈六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榜平聲與子偕

行杭音

行往也胡曰作謂振起師旅行則結隊前行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
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
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陳曰列女傳穆姬之
弟重耳入秦秦送之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營思母之恩而送其
舅氏也遂作此詩此三家詩與毛詩同

母之昆弟曰舅釋親文○鄭曰渭水名也秦是時都
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於咸陽之

地○陳曰水北曰陽至渭陽不
渡渭也咸陽在西安府長安縣贈送也說文贈玩乘
好相送也

黃四馬也陳曰乘為
四黃為馬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

古同反

玉佩

瓊瑰石而次玉

孔子曰悠悠我思念母也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

朱道行曰讀渭陽便見晉霸中原皆西秦羽翼雖曰甥情實奉父命傳記穆公為重耳慮與以紀綱之僕

三千人皆所以鄭重其行藉以定晉者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

也 孔曰康公遺忘舊臣不加禮餼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

音

嗟乎不承權輿

夏大也

釋詁文○鄭曰屋具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楊慎曰魯頌箋豆大房夏

屋猶大房○馬曰爾雅握具也郭注謂備具箋本雅訓以夏屋為禮食大具是也古者燕饗及公食大夫

禮皆有掌具之官廣承繼也孔曰承其後是繼權輿

始也釋詁文

於我乎每食四簋音九今也每食不飽音缶于嗟乎不承權

輿

四簋黍稷稻粱釋文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方內圓曰簠貯稻粱○馬曰玉藻朔月

謂待賢之意寢薄雖禮食不足為大烹至常食則鮮

可以飽矣○朱曰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

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

忘設焉穆生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稱疾臥申公白

生強起之穆生曰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

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朱曰賦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詩毛氏學十一終

詩毛氏學十二

國風十二

陳

詩譜云陳者太皞處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闕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

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

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

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

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朱右曾曰陳縣今為陳州府治淮甯縣也

宛怨阮反

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

他浪反

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子大夫也

孔曰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大夫稱子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

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化之湯蕩也陳曰湯古四方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

高中央下曰宛丘孔曰釋丘云宛中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也

陳漢章曰韓詩外傳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富人即大夫韞丘為宛丘音轉韓與毛傳正合

○昶按爾雅既曰宛中宛丘又曰丘上有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宛丘二說皆釋此詩也丘上有丘而宛中謂之

宛丘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漸欲平今無處矣以其宛中故漸欲平猶在丘之上故仍有丘

名洵信也陳曰說文洵信心也爾雅洵信也洵洵洵通用言信有淫情而無德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音無冬無夏音值音置其鷺羽

坎坎擊鼓聲也陳曰坎之為言考也坎坎考擊之聲值持也說文鷺鳥之

羽可以為翳釋鳥鷺春鉏郭注白鷺也鄭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陳曰擊鼓值羽自其

風俗至無冬夏則游蕩而無度矣

坎其擊缶反方有宛丘之道徒首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翹徒首反

盜謂之缶

釋器文孫炎曰瓦器

翹翹也

陳曰周禮有跋舞有羽舞有皇舞故書跋作翹

皇作型鄭司農注翹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型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社稷以翹宗廟以羽

四方以型翹古字作翳說文翳翳也所以舞也翹樂舞以羽握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其祀星辰於宛丘上下持翳以舞亦或有然耳

宛丘三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東門之枌

符云反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孔曰古者二十畝為一井

因為市交易故稱市井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况浦反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音戶

枌白榆也釋木枌白枌榆枌栩枌子也釋木國之交會男女之所

聚孔曰此二木是國之道路子仲陳大夫氏鄭曰之

也孔曰風俗之敗自上行之若是庶人不足顯其名氏此云子仲之子猶云彼留之子明子仲是大夫

之氏姓也仲氏猶秦子車氏矣婆娑舞也釋訓文李巡曰盤辟舞也

穀旦于差初何反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也釋詁文鄭曰善曰猶原大夫氏鄭曰以南

女可以為上處孔曰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

仲是陳有大夫姓原氏也胡曰邶風在前上處箋

在前列上頭也此謂南方原氏之女容美藝嫻可以

居舞列之上頭擇謂擇人也潛夫論云詩刺不續

其麻女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昶按王符言

欺誣細民是亦謂貴族之女則當從毛鄭解原為大夫氏矣

穀旦于逝越以驪子公邁視爾如菽反 賄我握椒

逝往釋詁文 驪數鄭曰輿也○陳曰驪讀為總羔羊傳

云亟會也越 莪芘芣也釋草作此野郭云荆

也鄭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莪芣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悲位反 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孔曰衡古文橫假借字也門之深者有阿墩堂宇此

唯橫木為之○陳曰劉楨毛詩義問合樓遲游息也釋

息也○鄭曰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於泌

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

泉水也陳曰泉水傳泉水始出洋洋廣大也陳曰盛

滿廣大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陳曰樂道忘飢即是游

言水寬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陳曰樂道忘飢即是游

傷公性不放恣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

志故作詩以誘進之首章言小國亦可以有為下二

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鄭曰姜齊姓子宋姓○歐陽曰如食魚凡魚皆可食

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如取妻諸姓皆可取必取齊

宋則不取妻矣此所謂誘掖之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姜炳章曰比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

東門之池古音沱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

陳曰麻紵管皆女功之所事故以起興池城池也孔曰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

以池為漚柔也孔曰考工記以浼水漚其絲注云漚城池為漚柔也漸也漚是漸漬之名○馬曰說文漚

久漬也傳訓柔者讀同或籒晤遇也鄭曰晤對也言

或蹂之蹂箋蹂之言潤也晤遇也淑姬賢女君子

字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孔曰陸璣疏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顏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曰陸疏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言道也

之曰士大夫不能格君因其好色思得淑女以默化之此之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亦不得已之極

思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句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子桑反

婚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

陳曰以楊興男女失年盛之時與易枯楊生稊生華設喻正同視按楊木易衰興盛年易過

牂牂然盛貌馬曰牂為將之假借易林云東門之楊華葉將將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陳曰此冢上生下之詞男女失時所以申明取與之意時謂年時男逾三十女踰二

十皆是也宜以有室家不逮秋冬而行嫁娶以起下文刺親迎不至之事標有梅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

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會男女

在仲春其實年盡之男女雖過仲春奔亦不禁故亦不待秋冬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春秋繁露云

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止

王肅論引韓詩傳亦云古人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荀董韓言昏時皆與毛合然則嫁娶之候秋冬為正時

仲春為盡期此常禮也其失時則不逮秋期而不至冬矣此外尚有凶荒多昏之政無限時月期而不至

也陳曰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昏以為期也明星煌煌則過昏矣○馬曰明星謂啓明之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為期明星皙皙之世反

肺肺猶痒痒也

陳曰肺卽朮說文草木盛朮然讀若輩小弁萑葦衆謂之溼溼生民在

菽長謂之旆旆 皙皙猶煌煌也

陳曰庭燎傳晰晰明也皙晰一字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

萬民焉

鄭曰不義傳謂弑君而自立○孔曰桓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

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如傳文佗所殺太子免而謂之弑

君者以免當代父爲君佗殺之而取國故以弑君言之○胡曰觀左傳佗能勸桓公親仁善鄰似非昏愚

之質自以傅不良陷於惡故豫告桓公早諭教序云至於不義惡加萬民則要其終而言之非此詩作於

佗弑逆之後也○昶按厲公佗爲桓公鮑弟立七年淫於蔡蔡人殺之莊公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興也墓門墓道之門

孔曰春官注墓冢塋之處孝子所思慕

斯析也說

同○釋

幽閉希行用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

方苞

曰棘惡木也陳桓公方疾而佗殺其世子則同惡者必實繁有徒譬如荆棘叢生宜早尋斧柯託興於墓

門俾其君惕然為身後之慮也

夫傅相也

孔曰序云無良師傅也郊特

牲注夫之言丈

昔久也

鄭曰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

夫也夫或為傅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時常然○胡曰蔽於聰明而忽於禍亂自昔皆然乃感慨之詞非指桓公之時為昔

釋訓誰昔昔也郭注誰發語詞

墓門有梅有鴉

戶驕反

萃

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

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枿也釋木 鴉惡聲之鳥也孔曰陸疏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

家凶賈誼所萃集也方苞曰墓門有梅見爾時非無賦鵬鳥是也

羽翼已成故不得已作歌以告此詩宜作於桓公未疾以前如周公之以鴟鴞遺王訊告也

作諄韓詩諄諄也鄭曰歌以告之汝不顧念我之言至於破敗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和按訊予不顧猶言訊不予顧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王質曰史

記宣公嬖姬生子款欲立之而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此為宣公信讒之證

防有鵲巢邛其恭有旨茗徒彫誰俯陟留予美心焉切

切都勞

興也防邑也邛丘也

陳曰續漢書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邛地在縣北防亭

在茗草也

說文同○陳曰爾雅茗陵茗黃華葉白華

略可互見也

○昶按防則有鶡巢邛則有旨茗今國之中乃無諸君焉傷太子讒死公子完出奔曾鶡巢

旨茗之昶張誑也

釋訓文○說文引詩云昶有癰蔽不若也○鄭曰誰誰讒人也女衆讒人

誰昶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忉忉然所美謂宣公○昶按昶言昶張單言曰昶昶即壽之借字

中唐有甃

薄歷反

邛有旨鶡

五歷反

誰昶予美心焉惕惕

中中庭也

陳曰中庭庭中此猶中林林中之例說文廷朝中也廷皆不屋字當作廷今通作庭

唐庭塗也

陳曰庭各本作堂字之誤也爾雅廟中路謂之庭堂塗謂之陳胡逝我陳傳陳堂塗

也既本雅訓此不應唐陳同名與雅訓乖戾且中為中庭則唐為庭塗必矣唐之言大也堂塗在東西庭

塗則甃令適也

說文同○釋宮頤謂之甃郭注頤輒也今江東呼為頤甃○陳曰凡塗

必以甄贅之故爾雅言宮中街廟中路堂涂繫於甃
下○昶按甃者所以贅中庭之道喻太子為國之基
鵲綬草也釋草鵲綬郭注小草有雜色似惕惕猶忉
忉也陳曰惕惕亦憂勞之意故云猶忉忉也說文惕
所以為說人故言愛也說人釋詩之
所美說其人故惜之而惕惕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孔曰經所

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

月出皎反古了兮佼反古卯人僚了音兮舒窈窕反其趙兮勞心

悄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鄭曰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陳曰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

明月舒其光說文姣姣好也史僚好貌說文舒遲也

雙聲得義窈糾舒之姿也陳曰窈窕韻悄憂也鄭曰思而不見則憂

月出皓胡九反兮佼人慙力久反兮舒慙力久反受兮勞心慙

七西兮

釋文慙埤蒼作慙慙妖也慙憂也○陳曰慙受疊韻玉篇云舒遲之貌勞人草草爾雅作慙慙單言之則曰慙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天於表反紹兮勞心慘千到反

兮

陳曰燎當為燎說文燎女字也方言燎好也衆經音義引佼人燎兮疑出此章之文天紹疊韻○胡曰西京賦要紹脩態注要紹嬋娟作姿容也與天紹同○顧炎武曰慘五經文字作燥漢人文多以燥字作參

說文燥愁不安也陳第謂因文求義宜從燥○朱善曰悅之至思之切憂之深移是心以好賢亦何求而不獲哉惜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息焉鄭曰夏姬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夫字御叔○孔曰宣九年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通於夏姬

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反奴森兮匪適株林從夏南兮正義本有

兩兮字

株林夏氏邑也孔曰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民邑在國外夏南夏徵舒也

孔曰徵舒字子南以字配氏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昶按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引喪而

入諸臣之家是之謂君臣為謔故首二句疑問其適
株林從夏南何為乎末二句答言非適株林從夏南
蓋意不在夏南也吾家元伯先生謂言
外見其實淫於夏姬此詩人立言之妙

駕我乘馬

音媯說

于株野

神與反

乘

平聲

我乘駒

居侯反

朝食

于株

陟侯反

大夫乘駒

孔曰王肅云陳大夫孔甯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乘駒者謂孔儀從君適

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嚴曰駕一乘之馬則舍說於株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於株朝夕只往株

林何為也哉○陳曰左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其君臣共往已非一日傳云大夫未嘗不關

通孔儀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朱善曰衛之亂至牆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

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非狄與楚之能為禍宣姜夏姬召之所謂女戎也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

感傷焉

陳曰女謂夏姬○昶按憂思感傷謂賢者傷其君之無道也

彼澤之陂

音波

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

音涕泗滂沱

興也

昶按以澤陂之有蒲荷興國之有賢陂澤障也孔曰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

二物故舉荷夫渠也

釋草傷無禮也

陳曰傷即序憂思感傷之傷○

昶按靈公荒淫洩治諫而殺之有美一人殆指洩治詩義折中云諫臣被殺則忠臣束手傷心涕泣而未

如之何故寤寐無為也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馬曰涕泗即涕洟

通借○昶按痛洩治之忠諫而死故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

音蕘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其員反

寤寐

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蘭蘭也

胡曰蘭謂澤蘭神農本草經蘭名水香別錄又名蘭澤草

卷好貌

釋文卷又作媿

齊風釋文媿好貌好謂有好德也

悁悁猶悒悒也

鄭司農周禮注絹讀為悁邑之悁邑

古悒字

彼澤之陂有蒲菡

胡稔反

萑徒稔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錦魚

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萑菡荷華也

爾雅荷芙蓉其華菡萑郭注今江東人呼荷華為夫容○說文菡萑夫容華未

發為夫容

儼矜莊貌

陳曰說文好貌矜莊亦好貌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詩毛氏學十二終

詩毛氏學十三

國風十三

檜詩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

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大夫去之於是檜之

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孔曰以鄭滅號檜而處之故特著此句○陳曰檜鄭同地左傳杜注檜

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

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鄭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姜炳章曰檜國福小迫於強大乃逍遙遊燕飾其

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

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陳漢章曰秦風終南傳狐裘朝廷之服是毛意不以

狐裘為祭服天子朝皮弁服用狐白裘錦衣以裼諸侯朝玄冠羔裘緇衣以裼今檜君日視朝用狐白裘

而羔裘則逍遙燕居不獨好絮且不用道檀弓鄭注道禮也國無政令使我心勞

鄭曰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范祖禹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

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錢澄之曰國語史伯謂鄭桓公

曰鄭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貪冒此詩蓋驕侈怠慢之實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堂公堂也孔云堂謂正寢之堂也人君日出視朝乃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

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陳曰凡朝君臣咸立於庭皆有門而不屋路門左右塾謂之門側之堂不當中門其當中門者自庫門以至路門唯路寢乃有堂耳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日出照耀然後見其如膏嚴曰詩言衣裘鮮潔所以形容其宴安無為之意非

以絮衣服為大故而去之也○劉詩益曰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見其道遙遊宴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

耳悼動也鄭曰悼猶哀傷也○陳曰動古動字說文無慟周禮振動杜子春讀為慟

羔裘三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鄭曰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博博徒端反兮

庶幸也釋言素冠練冠也孔曰素冠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此冠練布使

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喪禮至暮而練至祥乃除○陳曰三年之喪初喪喪冠小祥練冠大祥縞冠

中月而禫緇冠踰尸棘急也音孔曰釋言文彼棘作憾吉祭乃玄冠復平常

瘠瘠樂樂瘠貌說文引詩作博憂勞也釋訓憂也○陳

所以形容棘人哀痛未盡思慕未忘之狀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冠故素衣也孔曰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願見

有禮之人與之同歸陳曰列女傳君子謂杞梁之妻

女傳出魯詩亦謂與知禮之人同歸與毛義合○胡曰歸讀吾誰與歸之歸

庶見素鞿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孔曰喪服始終無鞿禮大祥祭朝服子夏二年之喪素鞿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

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行行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
 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
 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
 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
 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
 輕不肖者之所勉孔曰檀弓說子夏除喪之行與此
 正反○胡曰淮南云閔子騫三年
之喪畢援琴而彈其致是也其聲切切而哀與毛傳
 合說苑引此事亦與毛略同但以子路為子貢傳聞
 異辭也○和按傳引此文以證與子如一之義賢者
 視三年之期如白駒之過隙故行之甚輕然而賢者
 不敢過不肖者亦不
 敢不勉故曰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朱曰賦也

隰有萇反丈羊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

情慾者也和按淫恣即謂政繁賦重思無情慾即樂無室家也朱子之說正與序合

隰有萇楚猗反於可儺乃可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興也萇楚銚弋音姚也釋草文陸璣曰今羊桃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

猗儺柔順也胡曰上林賦猗猗從風張揖曰猗猗猶阿那也南都賦阿那蒼茸風靡雲披此

皆狀草木之柔靡和按以萇楚之弱乃能華而天且實自全其天興當時民力不堪苛政之淫恣也

少也孔曰謂人之少沃沃壯佼也孔曰言其少壯而佼好也朱曰子指萇楚也政煩

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和按以年少壯佼之人視猗儺柔順之萇楚不可

同語矣乃反羨其無知無室無家序所云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胡曰華實皆附於枝枝既柔順則華與實亦必從風而靡故概稱猗儺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輔廣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室有家所以異於物也今政煩賦重反歎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今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今

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孔曰蓼莪飄風發發下云偈

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陳曰發猶發發也偈猶偈偈也韓詩伯兮傳云偈疾驅貌○昶

按彼匪古通用廣雅匪彼也王氏念孫引此詩為證是也傳云發發飄風偈偈疾驅皆釋經之辭又云非

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乃釋經辭外之意猶云彼發發之飄風非有道之風耳王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

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毛先釋辭王先釋意王以是字代匪字蓋亦讀匪為彼也

是也彼也皆指今之時而言所謂恒傷也說文慤也傷今思古也皆不以非字釋匪字恒傷也○漢書王

吉傳引作慤顏下國之亂周道滅也鄭曰周道周之注慤古恒字

顧○孔曰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風乃天地之氣亦為無道變者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

能感動上天○昶接此言世亂則天氣人事皆違遠躁急無復周初淳大寬裕氣象此詩人所以興歎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迴風為飄釋天嘌嘌無節度也說文引詩云疾也孔曰車之遲速當有

之節弔傷也陳曰飄飄猶發發也嘌嘌猶偈偈也故傳並釋之為傷

誰能亨普耕反魚漑古愛反之釜鶯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漑漑也說文引詩作漑云漑也鶯釜屬陳曰說文鶯大鬮也鬮或作釜釜如釜而

大口者案大釜曰鶯與鎮相似故云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陳曰

亨魚為治民之喻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子曰欲治民不煩也陳曰因而思古

之治也韓非云亨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貴變法

故曰治大國若亨小鮮昶按亨魚而置之大釜之中則不碎也周道在乎西鄭曰

周之東故言西歸陳曰傳承上章兩懷歸也陳曰

周道故云周道在乎西以釋經之西也懷歸也疊韻

為訓鄭曰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陳啓源曰周自文武以來以優柔寬

簡為治此周道也厲王時變為嚴急監謗崇利民焦然不安生故詩人思得一仕於西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使以亨魚之法為治民之道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詩毛氏學十三終

詩毛氏學十四

國風十四

曹詩譜云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

夏蒍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

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

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輿地廣記云

廣濟軍定陶縣故三饒國陶邱在西南蒍澤在東北

蟋蟀音浮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興也蜉蝣渠略也

釋蟲文郭注似蝓蜋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生糞土中

朝生

夕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

夏小正傳浮游者渠略也朝生而暮死○胡曰興曹

君危亡將至而猶務於奢

楚楚鮮明貌

說文引詩作醴云會五采鮮色也○鄭曰興者喻昭

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歸依歸○昶按於

發語詞言其國之君臣如此不足為民所依歸故云心之憂矣則我所歸處之處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采采衆多也

陳曰謂文采之衆多也韓詩云盛貌盛亦衆多也

息止也

陳曰處亦

也止

蜉蝣掘

求勿反

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容閱也

說文引詩作掘云突也○段曰掘閱容閱皆聯綿字如孟子之言容悅矣○昶

按容閱謂苟容突猝也突閱亦如雪言鮮絜也鄭曰苟容之意朝生暮死是苟容也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說猶舍息也胡曰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古者布衣皆謂之麻衣蓋以十五升布而鍛濯灰治之詩如雪者見其功之至精

蟋蟀三章章四句

候音胡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都律反殺音記之子三百赤芾

弗音

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陳曰周禮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之于朝及歸送之于

竟此主送賓客也周語敵國賓至候人為導此主逆賓客也宣十二年傳隨季對楚使曰豈敢辱候人是

候國有何揭無羊殺說文同及也孔曰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

以禮送迎詔贊進止候人則何戈兵防衛奸寇職掌

不同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戈及俱是短

類兵相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孔曰天子之官候人是

人亦應彼彼曹朝也陳曰對上彼字不在曹朝 芾鞞

也孔曰芾是配冕之服祭祀所用玉藻說鞞之制云

二寸芾之形制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鞞者舉類以曉人 一命緼芾黝珩再命

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玉藻 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鄭曰佩赤芾者三百人○孔曰周禮公侯伯之卿三

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

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左傳晉文公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杜

注軒大夫之車彼正當共公之時與此三百

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為共公近小人之狀

維鷩徒低 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昌孕 其服扶

反

鵜洿澤鳥也釋鳥鵜鵠鵠舍人云鵜一名洿澤郭注今之鵜鵠也好羣飛入水食魚俗呼為

淘梁水中之梁孔曰謂魚梁也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孔曰

言必濡其翼○和按鵜在水中可謂不濡其翼乎喻之子在位可謂不稱其車服乎意實譏其不稱而出

以婉詞風人之旨也猶君子偕老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陟豆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釋文喙鳥口也媾厚也鄭曰遂猶久也○胡曰一切經音義引白虎通義媾厚也

重昏曰媾也故詩疏以重昏媾者情必深厚釋之○陳曰媾厚疊韻晉語晉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享之

九獻庭實旅百令尹子玉請殺晉公子王曰不可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郵之

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禮也韋注媾厚也遂終也郵過也案詩言不終其厚所以為過成王引

之謂當厚待晉公子必善始以善終故下文即云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所謂終其厚也傳以媾為厚正本國語作訓曹共與楚成同時曹共任用小人詩人作刺遂以流誦列國人君之口異日晉公子即以良有以也此責其獻狀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蒼蔚雲興貌陳曰蒼蔚雙聲本為草木盛多因之為凡盛多之稱南山曹南山

也朱右曾曰僖十九年諸侯盟于曹南即此十道志云曹南山汜水出焉濟升雲也釋

也濟升婉少貌變好貌陳曰婉變疊韻甫田傳少季人好貌渾言也此析言之季人

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和按渾言則曰少女必析言者以見其少而且弱所以不

能自食其力而飢也蘇曰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蒼蔚而上君子守道窮困於下如

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變自保不妄從人張彩曰賢人潛修如處女然故古人每取為喻

候人四章章四句

折中云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鵙音尸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詩四

章皆美用心專一之人舉善以駁時惡

鵙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兮

興也鵙鳩結鞠也

釋鳥文

鵙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

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曰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鵙鳩

淑善儀義也言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

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荀子云行衢道

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詩曰其儀一

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淮南云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詩曰其儀一也心如結也

君子其結於一乎○說苑引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
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
萬物天
心也

鳩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飛在梅也

孔曰首章言生子之數下章言其所在之
樹見尸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處他木也

○鄭曰其帶伊絲謂大帶 騏騏文也 釋文作綦文○
也用素絲有雜色飾焉 孔曰馬青黑色

謂之騏此謂弁色如騏馬之文○陳 弁皮弁也 孔曰
曰謂白鹿皮而有蒼色組以飾弁也 皮弁

是諸侯視朔之常服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
知是皮弁○朱曰言有常度不差忒也○王志長曰

伊絲伊騏正是其儀一也心之
如結不可見觀之其儀而已

鳩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差得
反 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

忒疑也

釋言

正是也

說文同○昶按禮記疏是謂正也說文是直也从日正故左傳

云正直為正傳訓是者明此為正直也○孝經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前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經衣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曰淑人是子其儀不忒○經解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大學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呂覽云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

泥因反

釋文榛木名○劉瑾曰鳴鳩之子雖非一而鳴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鳴鳩居以待之則有常○姚舜牧曰正國人即承上正四國說○陳啓源曰援古思今詩之常體不獨鳴鳩然也胡不萬年蓋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何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顯然

鳴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孔叢子記義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呂曰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檜

曹何也政出諸侯則征伐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房

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益明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良愾音反我寤嘆念彼周京音姜

興也冽寒也說文下泉泉下流也孔曰釋水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

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
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
苞本也陳曰苞本雙聲

下泉為泉稷童梁釋草文郭注莠類
下皆倒句稷童梁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莠生

而不成謂非漑草得水而病也鄭曰喻共公之施政

息之意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胡
曰左傳伯有之門上生莠其為陸草可知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音修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蕭蒿也釋草蕭菽陸疏謂菽蒿
蕭蒿者蓋以喻君之視民如草芥矣

冽彼下泉浸彼苞菁尸平聲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菁草也說文菁屬
孔曰桓九年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

京者何太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
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京師也

芄芄薄工反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音荀伯勞去聲之

芄芄美貌陳曰黍苗對稂蕭著陰雨對下泉膏之對三浸字以喻恩及下民此愴我而念彼也

郇伯郇侯也孔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稱畢原鄧郇文之昭也以經言郇伯嫌是伯爵故言

郇侯也祝鮀說文王之子唯言曹為伯明自曹外皆為侯也○陳曰水經注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

今山西蒲州府臨諸侯有事二伯述職孔曰莊二十

晉縣東北有郇城有王王有巡守巡守是天子巡省諸侯有王是諸侯朝聘天子○胡曰事謂勤王之舉凡征伐會盟皆是

而朝聘亦在其中陳曰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八州八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

以為左右曰二伯方伯屬於二伯外統於內也勞來亦述職中事○魏源曰易林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

荀伯遇時憂念周京焦說十年無王則郇伯勞來當在厲王流汾共伯攝政之世嚴曰曹共之詩晉文

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

僅以貸免文甯能帖帖曹下泉愧木瓜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朱子集傳引陳氏曰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毛氏學十四終